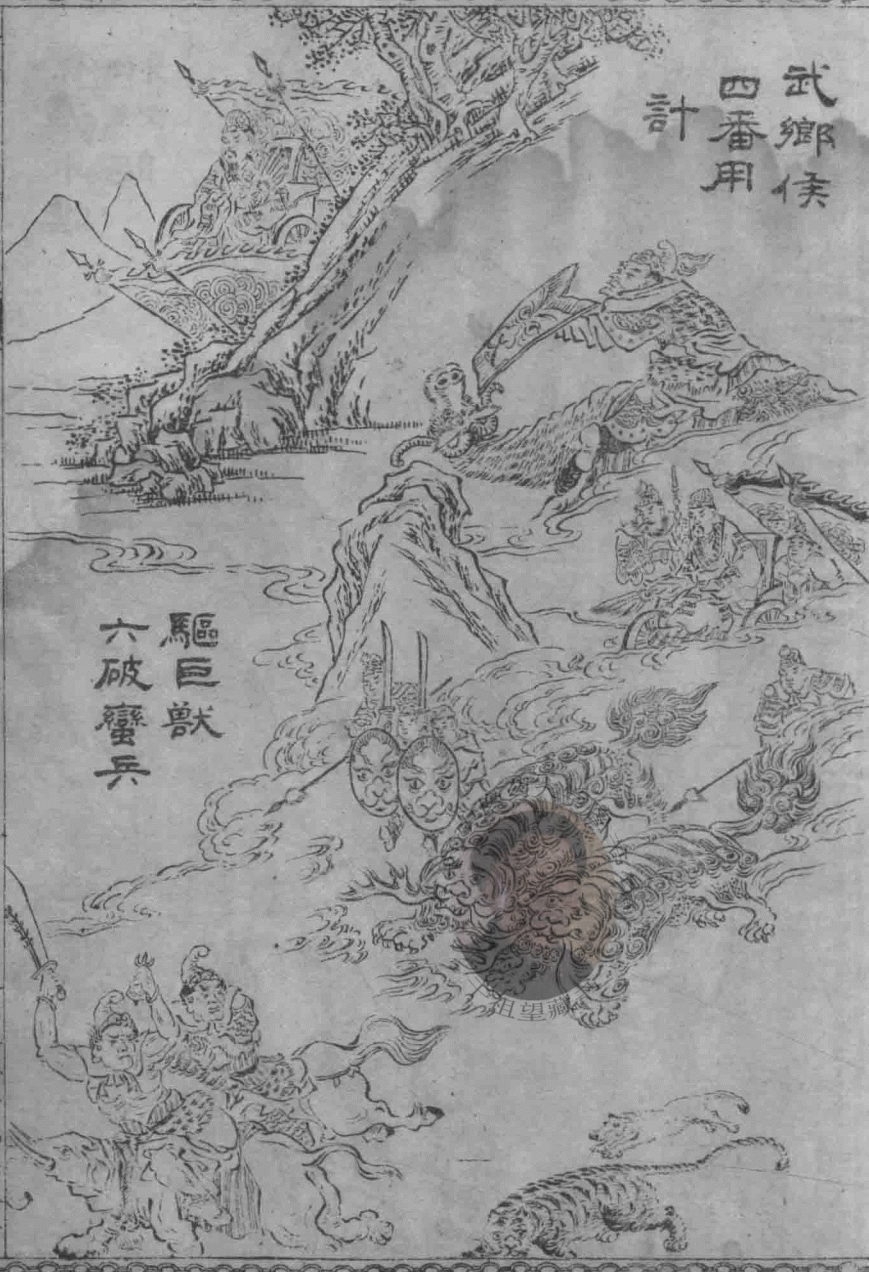




武鄉侯
四番用
計

驅巨獸
六破蠻兵



祭瀘水漢
和班師

趙子龍力
斬五將



姜伯約
歸降孔明

諸葛亮
乘雪破羌兵



馬謖拒諫失街亭



孔明渾淚斬馬謖

大字
足本
繡像全圖三國志演義卷十三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瀘水之險。不可徒涉。西洱河之險。不可方舟。可謂險之極矣。不謂又有啞泉。柔泉。黑泉。滅泉之惡。尤有甚焉。南方屬火。炎天如火。蜀兵方苦於火。而忽又苦於水。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惟南方險阻。出於意料之外。乃愈顯丞相功績。出於意料之外耳。

四擒孟獲。以假棄舊寨為欲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退為進也。五擒孟獲。以深入重地為不可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進為退也。五擒之難。倍難於四擒。則五縱之難。亦倍難於四縱。於四擒見孔明之智。於五擒見孔明之勇。於四縱五縱見孔明之仁。

孔明乃先主之所謂水也。而有四泉。以難孔明。則是以水厄水矣。又有二溪。以助孔明。則又以水濟水矣。至於拜井出泉。而水又自能生水。然則蜀人之有孔明。其亦如魚之得水乎。

每讀封神演義。滿紙仙道。滿目鬼神。覺姜子牙竟一無所用。不若三國誌中之偶一見之也。如伏波顯聖。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井出泉。未嘗不仰邀神助。恍遇仙翁。然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使盡賴鬼謀。何以見人謀之善。使盡仗仙力。何以見人力之奇哉。

文章之妙。妙在極熱時寫一冷人。極忙中寫一閒景。如萬安隱者。飄飄然有世外之風。其地則栢澗松巖。其人則竹冠藜杖。孔明之遇之。殆與先主之遇水鏡劉瑣之問紫虛陳震之謁青城。幾相彷彿矣。然先主遇水鏡於難後。孔明則求萬安於難中。紫虛青城未嘗賴之以救敗。萬安則實賴之以救死。是彼雖極閒而見者之心極忙。彼雖極冷而見者之心極熱。又不似前三人之有意無意為可見。不可不見之人也。最相類。又最不相類。豈非絕世奇事。絕世奇文。孔明之見隱者不足奇。而奇莫奇於即孟獲之兄也。有四泉之惡。則有二溪之美。以為之反。有助虛之孟優。則有助善之孟節。以為之反。地既有之人亦宜然。然我謂孟獲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何也。納孟獲之弟之詐降。以誘孟獲。與以孟獲誘孟獲。無

異也。賴孟獲之兄之相救以制孟獲。與以孟獲制孟獲無異也。以孟獲誘孟獲而孟獲不服。以孟獲制孟獲而孟獲愈不服。惟以孔明勝孟獲而孟獲始服。則吾得而更觀五縱之後矣。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漫。並無一

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沈。東方有弱水。南方亦有弱水。孔明遂問呂凱。凱曰。

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

馬。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南狹處搭起竹橋。濶十餘

丈。渡瀘水尚可用筏渡。此處只可搭橋比前又險。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為濠塹。以浮橋為

門。壘土為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箇大營。以待蠻兵。倚竹橋為寨全賴篾片之力。却說孟獲引數

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

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眾將簇擁而出。一邊忿怒。一邊安閑。相形之下。好看煞人。

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樣打扮。口中

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

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蠻子一諸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

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

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蠻人正使蠻性。須要讓他頭勢。

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深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女等

出戰否。眾將欣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

受了計策。先退。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此兩路受計。不敘明白。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

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

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

却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此兩路受計。先說明。白。又是一樣筆法。孔明只教關索護車。眾軍退去。寨中

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

箇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

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急之事。若非吳侵。定是魏伐。故

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看這般光景。必然料到此處。蠻子原不呆。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是

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

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

少住。不二日。必走矣。蠻子亦會猜。但孔明手法太高。故猜不着耳。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

竹為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只

句輕輕點出。方知前所囑。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

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

趙雲

來得突兀

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

此處方知所授馬岱之計

孟獲只剩得數十箇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

進。

此處火光是王平馬忠妙在虛寫令讀者自知

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

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

妙得他

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可奮力前

去。

連人帶馬。砍為粉碎。

痴蠻子只怕踏了空

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呐喊。搶到大林之

前。跣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箇箇拖出。用

索縛定。

此是四擒

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

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

到底只用此法

蠻兵皆

感嘆而去。少頃張翼解孟優至。

擒孟優只用虛寫

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

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慙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

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

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汝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

此時又是一樣面

獲曰。吾

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

此時又是一樣善言

勸之

便沒趣矣

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

孔明大笑令左右

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先硬後軟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

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蠻子偏會強辯孔明曰。吾再放

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拏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

反亂。蠻子偏會活脫孔明即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此是四縱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

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讐。

樣蠻皮二人一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

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

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朵思大王。洞名人名宛似西遊記上名色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

教孟優到禿龍洞。禿龍爭當卧龍見了朵思大王。朵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訴說

前事。朵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

處。說得利害竟似獲大喜。問計於朵思。朵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

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

衆。不能進也。關門塞狗洞不算好漢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

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與瀘水可以渡者又不同惟未申酉三時。

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箇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

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人之曉曉多言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

肉皆爛。見骨必死。今之好潔太甚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

而死。若此泉恐世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

今之剛狠太甚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此處先點伏波一句為自此

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敵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

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眾。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孔明

慣用火攻思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

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先主以孔明為水誰自此孟獲孟

優。終日與朶思大王筵宴。却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

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與上文五月渡瀘相應有後人咏南方

苦熱詩曰。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

又有詩曰。赤帝施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狐鶴喘。海熱巨鰲驚。忍捨

溪邊坐。慵拋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

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

知詳細

四泉恐亦圖中之所未詳

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

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

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

此時之勢騎虎難下能入而不能出矣

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

部却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境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

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

與孟優等中酒毒以手指口前後相對

孔明

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

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崗之

上有一古廟孔明攀籐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

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

此處忽然遇着馬超馬岱之祖

孔明再拜曰亮受先

帝托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

大主意

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祐三軍祈

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

來得奇與陸遜之遇黃承

彥相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

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

叟答曰軍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

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

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

死。名曰滅泉。又將四泉歷敘一遍。却與柔思徹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

烟瘴盛起。惟未申酉三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亦與柔思孔

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托孤之

重。生不如死也。是讀者至此已盡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忽逢絕孔

明曰。老夫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

一溪。名曰萬安溪。只萬安二字便可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人以溪名乎此人

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菴後有一泉。名安樂泉。只安樂二字又可人若中毒。汲

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以水治水。以

更兼菴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好名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草頭郎中承

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

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前有公顯聖

此處有伏波顯聖關公自顯聖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

伏波又使山神顯聖愈出奇。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眾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

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眾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

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栢。茂竹奇花。環遶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

馨香噴鼻。

又是一箇水鏡。莊卧龍崗也。

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

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絲。

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

又與紫虛上人青城老叟。

風致一般。

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

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托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

至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

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眾兵殘生。

水火不求人。孰知此時水亦甚。

貴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菴後。教取來飲。於是童子引

王平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

如今之服半夏者。忽飲着生薑湯。

童

子又引眾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於菴中進栢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

偏忙中却。

士清冷之况。令人煩襟頓滌。

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

掘地為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眾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

自然瘴氣不侵。

留香草根何如此草之妙。

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

也。

說出姓名。

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老

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

隱居於此。兄弟之不得如此可嘆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

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嘆曰。方信盜跖柳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

吾申奏天子。立公為王可乎。節曰。為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泰伯讓

逃之蠻方此蠻又讓蠻王之位而逃之深山其殆此泰伯之讓而更甚耶名之曰節真不愧其名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

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至今古木無人境。猶有寒烟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

如此。軍心驚慌。又作一折令讀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

命平蠻。今塗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即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

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與後文司馬昭祝井遙相對照後人有詩曰。

為國平蠻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虔誠水夜生。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

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孟獲不是失地利乃失人和耳朵思大王聞知。皆不

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朵思

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有此處疑為神兵便獲曰。吾兄弟二人與

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朶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下，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

讀者至此

必謂有一場大廝殺矣，不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

知下文竟不消廝殺得

戰讀至此必謂下文又有一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朶思大王出

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蜀兵百萬。我

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

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

先主與劉璋飲酒之時有諸將舞劍今楊鋒與孟獲飲酒之時有諸蠻舞刀正復相似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

足，從帳外舞蹈而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杯詣孟獲。孟獲

前二人接杯，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

董茶那之擒孟獲則讀者之所

料也。楊鋒之擒孟獲則非讀者之所料朶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

前。獲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

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

又與前文放回蠻兵照應

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

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朶思等解赴孔明寨來。

此是五擒孔明孔明令入楊

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

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甚矣攻心之難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縱虎歸穴。然後入穴取虎。更自不易。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此是五縱孔明又將孟優并朶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此番先放孟優。次放孟獲。正此又先放孟獲。次放孟優。正是深臨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

第九十回

驅巨獸大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天下惟猛獸最難降。又惟婦人最難降。降猛獸而猛漢不足憂矣。降婦人而猛獸又不足憂矣。木鹿大王之驅虎豹。是猛漢仗猛獸之威。以跋扈者也。孟獲之有祝融夫人。是男蠻仗女蠻之威。以跋扈者也。降女蠻之法。妙在以我之漢將。擒彼之女蠻。即以彼之女蠻。易我之漢將。而女蠻亦為我所用。降猛獸之法。妙在以我之假獸。逐彼之真獸。又使彼之猛漢。即受逐於彼之猛獸。而猛獸亦為我所用。諸葛真神人哉。

木獸之用。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何也。木鹿大王亦獸類也。彼既以獸驅獸。我亦以獸勝獸。特因其人而用之耳。使盡欲不用人而用獸。豈長恃之法哉。齊用火牛以攻燕。而勝。楚用燧象以攻吳。而不勝。觀於